

《故乡》对比手法 谈 PDF 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  
阅读原文

[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\\_ti2020/453/2021\\_2022\\_\\_E3\\_80\\_8A\\_E6\\_95\\_85\\_E4\\_B9\\_A1\\_E3\\_c64\\_453617.htm](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53/2021_2022__E3_80_8A_E6_95_85_E4_B9_A1_E3_c64_453617.htm) 鲁迅在其小说《故乡》中，通过“我”回乡搬家时的见闻和感想，运用大量的对比手法，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农村经济破产，农民生活困苦不堪的历史真实，深刻揭示了帝、封、官压榨下的旧中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，表现了作者对旧社会的彻底否定和对新生活的热烈追求。

一、萧索的荒村与神异的图画 同是一个故乡，“我”记忆中的故乡是一幅神异的图画，“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，下面是海边的沙地，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……”二十多年后，“我”再回故乡时，“时候既然是深冬，渐近故乡时，天气又阴晦了，冷风吹进船舱中，呜呜的响，从缝隙向外一望，苍黄的天底下，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，没有一丝活气。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”。这一鲜明的景物对比，揭示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经济破产的悲惨现实，为人物的活动和故事情节的发生、发展铺设了典型的背景。

二、小英雄与木偶 同是闰土，少年时到“我”家，“紫色的圆脸，头戴一顶小毡帽，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”，在“我”的记忆中，少年闰土是神异图画中的“小英雄”：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……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”。这种虚实相间的肖像描写，活画出一个健壮、勇敢、生龙活虎似的小英雄形象，表现了“我”对少年闰土的钦佩爱慕之情。二十多年后的闰土，则“不是我记忆上的闰土了……像是松树皮了”。通过闰土前后肖像的对比，展示了中国农村经济破产给农民带来的巨大灾难。

三、娓娓

而谈与呆滞麻木 闰土两次与“我”见面时的对话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少年闰土初到“我”家，他告诉“我”如何在冬天捕鸟，海边拣贝壳，夏夜看瓜，潮汐前捉跳鱼儿……那顺畅流利的语言，有声有色的描绘，滔滔不绝的谈吐，可见少年闰土知识何等丰富，生活何等多彩，性格多么开朗，多么聪明活泼、勇敢机敏、朴实热情的少年啊！但是中年闰土与“我”见面时，却“分明的叫道：‘老爷’”，并叫“水生，给老爷磕头”，问他景况，他只是摇头。“非常难。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，却总是吃不够……又不太平……什么地方都要钱，没有定规……收成又坏，种出东西来，挑去卖，总要捐几回钱，折了本；不去卖，又只能烂掉……”这断断续续沉痛的叙述，欲言又止的神态，令人生厌的繁文缛节，表现了中年闰土“多子、饥荒、苛税、兵、匪、官、绅，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”。这种由沉重的剥削、压迫和灾难，到艰难、困苦、自卑和精神的呆滞麻木，充分揭露了帝、封、官统治给广大农民带来的沉重的灾难，从而向罪恶的社会发出血泪的控诉。

四、管祭器与要祭器在《故乡》中，哪怕一个细节，作者也总是别具匠心的运用对比以加强它的表现力，管祭器与要祭器便是有力的证明。少年闰土到“我”家，正逢“大祭祀的值年……祭器也很要防偷去”，闰土的父亲是叫他来管祭器的。一个小孩子担负这一任务，充分说明少年闰土能干负责，被长辈和东家所信任。二十多年后“我”搬家时，让他“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，尽可以送他，可以听他自己拣择”。他拣了几件东西：两条长桌，四个椅子，一副香炉和烛台，一台杆秤和所有的草灰。长桌椅子用于生活，草灰用于生产，而香炉和烛台则是用于祭祀鬼神，他

竟然寄希望于神灵！通过这种细节的对比，充分揭露了封建精神枷锁对农民思想上的束缚和毒害。

五、亲密无间与拘谨隔膜 闰土与“我”少年时彼此亲密无间，“哥弟相称呼”，闰土亲热的称“我”“迅哥儿”，分别时“躲在厨房里，哭着不肯出门”，后来托父亲带给“我”一包贝壳和几支很好看的鸟毛。少年朋友间的那种亲密无间的友谊是何等深挚淳朴！中年闰土见到“我”时，却口口声声称“我”为“老爷”，忙叫“水生，给老爷磕头”，并认为少年时与“我”平等相处是“不懂事”，不成“规矩”，他送给“我”一个纸包，说：“冬天没有什么东西，这一点干青豆倒是自家晒在那里的，请老爷……”这种称呼和礼物的前后变化对比，反映了彼此间态度和关系的变化，进一步突出了封建枷锁对劳动人民思想上统治的深刻程度令人发指。

六、闰土的辛苦麻木与杨二嫂的辛苦恣睢 作品从肖像、语言、动作、情态、性格等方面对闰土和杨二嫂作了鲜明的对比描写。同是劳动者，同是受压迫受剥削者，同遭破产的命运，都辛辛苦苦的为生活而奔波。但是，相同之中又有不同：少年闰土是纯朴勇敢、聪明、能干的小英雄，青年杨二嫂却是靠卖弄色相维持卖豆腐生意的；中年闰土被“多子、饥荒、苛税、兵、匪、绅”折磨得“像一个木偶人”，把希望寄托在鬼神身上。他的精神虽然麻木，但仍不失农民那种纯朴、忠厚的品质；老年杨二嫂讲起话来既奉承，又挖苦，发展到尖嘴利舌，偷偷摸摸，任性胡为的地步。这种人物对比，一方面说明了农村经济破产涉及面极广，另一方面也鲜明的表现了作者的思想感情：对受压迫而尚未觉醒的农民那种“辛苦麻木”生活的同情与关切，对小市民阶层中一部分人堕落到尖利刻薄、自

私自利，“辛苦恣睢”的痛惜与批判。七、闰土的“辛苦麻木”与“我”的“辛苦辗转”小说中的“我”，在儿时“父亲还在世，家境也好”，是封建地主家庭中的一个“少爷”；中年回乡时，却因破落到“老屋难免易主”的地步，特从“相隔两千余里”的外地回来，搬家到“谋食的异地去”。“我”的前后对比，表明“我”过的是“辛苦辗转”的生活，这与闰土辛苦麻木的生活对比，说明中国农村经济破产涉及很广，连中小地主家庭及其知识分子也毫不例外地走向下坡路。八、“我”和闰土与“宏儿和水生”这组友谊的对比，一方面说明“我”和闰土由亲密无间的友谊到拘谨隔膜，是旧社会造成的，表明作者对旧社会的严重失望；另一方面，也展现了一线希望，因为“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，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”。九、不愿意与希望“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，又大家隔膜起来……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，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”。这是议论式的对比，也是发自肺腑的希冀。通过这种对比，作者对三种旧的生活表示彻底否定，对新的生活充满无限的希望和向往，深化了文章的主题。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[www.100test.com](http://www.100test.com)